

· 中外文化交流史 ·

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

陈 海 涛

在唐代入华粟特人的社会生活中，政治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自唐代初期开始，就有大量粟特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入华粟特人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参与政治生活，也是唐代入华粟特人完成从异域民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任务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作为一个异域民族，入华粟特人在参与唐代政治生活过程中自然体现出自己的某些特殊性，这在其入仕途径上反映的更为明显。正是这些特殊性，构成了粟特人的异域民族特点，这一现象在初盛唐时期表现的尤其明显。盛唐以后，从入仕途径上所表现的这些特殊性逐渐消失，实质上也反映了入华粟特人与汉民族融合的逐渐完成。概括来讲，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有以下几种特殊途径。

一、归附入仕

四夷归附，自古就被历代统治者认为是国势强盛的标志，给归附者授予一定官职，既是施予恩赐的表示，又是行使统治的象征，自古有之。唐代社会，特别在初盛唐时期，四夷各族或归慕向化，或迫于形势，纷纷归附中国，而其中首领酋长者，唐朝政

府各授予官职，从而使他们进入唐朝官吏系统。如贞观初，唐太宗平东突厥，其首领酋长入仕者，“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①其中必然就有粟特人。仅见载于各种文献记载之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因归附而入仕的情况，可归纳为下表：

姓名	时间	来源	所授官	材料出处
安兴贵	武德二年 (619)	河西	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	《资治通鉴》卷 187, p. 5855
安修仁	武德二年 (619)	河西	左武侯大将军、申国公	《资治通鉴》卷 187, p. 5855
何潘仁	武德二年 (619)	关中	上柱国、整屋县公、右屯卫将军	《册府元龟》卷 345, p. 4090; 卷 425, p. 5061
康苏密	贞观四年 (630)	突厥	右骁卫将军、北安州都督、云麾将军	《资治通鉴》卷 193, p. 6079 《新唐书》卷 217 下, p. 6144
安肅汗	贞观四年 (630)	突厥	维州刺史、左武卫将军、左卫、右监门卫二大将军、定襄郡公	李致远：《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全唐文》卷 435, p. 4435
安附国	贞观四年 (630)	突厥	左领军府左郎将	同上
安菩先祖	贞观四年 (630)	突厥	定远将军	《唐故六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唐代墓志汇编》，p. 1104—1105
康植	开元九年 (721)	突厥 ^②	左武卫大将军、天山县男	《新唐书》卷 148, p. 4773
康阿义屈达干	天宝元年 (742)	突厥	左威卫中郎将	颜真卿：《特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赠开府仪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 342, p. 3474—3475

上表所列，自然只是唐代以归附途径入仕之粟特人中很少的部分。这些人仕者，有两个特点：一、他们大都是以部落首领的身份归附，自己带有大量的部民。如康苏密就被称为“大酋”，安兴贵、安修仁“子弟为轨所信任，职典枢密者数十人。”安毗汗、安附国“率所部五千余人朝”；安菩先族“康国大首领”；康阿义屈达干率“五千余帐并驼马牛羊二十余万，款塞归朝”等，其属下自然也有封授自不待言。陈寅恪曾言：“太宗所任蕃将为部落酋长，而玄宗所任之蕃将乃寒族胡人。”而所谓“寒族胡人”，乃“但其人可统率其他诸不同胡族之部落，质言之，即是一诸不同胡族部落之最高统帅。”^③以陈氏看来，入仕粟特人则尽为“寒族胡人”，因为他们大都依附于突厥。但从上引资料来看，即使在依附突厥之后，他们还是拥有相对独立之部落。粟特胡人入唐为将者，并非全部“本无部落”^④。二、这些人仕者大多是从突厥而归附，这自然反映出粟特与突厥之间的密切关系。此点诸多学者已有论述^⑤，此不赘言。

二、使节入仕

唐代社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国际影响力，四夷诸国，纷纷遣使。所谓“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⑥特别自贞观以后，在华外使，常成百上千^⑦。唐朝政府对这些使节，一般都授之以官职，粟特人也不例外。其中属于粟特人充使任使节并被授予官职者，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 由粟特诸国派来之使节。在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粟特地区之前，作为独立，至少形式上独立之粟特诸国依然存在，粟特诸国遣使入贡唐朝非常频繁。据统计，自武德七年（624）至大历七年（772）计一百五十年间，其入贡达98次，特别在开元五年（717）到天宝十四年（755）不到四十年时间中，共入贡60次^⑧。如此频繁派使的原因，除“开元盛世”所引起的国际反映外，还与此时阿拉伯对粟特本土的入侵，粟特诸国派使入唐寻求援助

有关^⑨。其贡使身份，最高者有王子、王弟、驸马等。从史籍记载中，可以整理出唐朝政府对他们的授官有以下几例：

国别	身份、姓名	时间	所授官	材料来源
石国	使者	开元六年 (718)	中郎将	《册府元龟》卷 974, p. 11445
米国	使者	开元六年 (718)	中郎将	《册府元龟》卷 974, p. 11445
米国	首领米忽汗	开元十六年 (728)	将军	《册府元龟》卷 975, p. 11451
石国	国王长男 那居车鼻施	天宝元年 (742)	大将军	《册府元龟》卷 975, p. 11457
康国	使者	天宝十四载 (755)	折卫都尉	《册府元龟》卷 975, p. 11459
石国	使者	天宝十四载 (755)	折卫都尉	《册府元龟》卷 975, p. 11459

从上所列表可以看出，粟特诸国派遣使节，多发生在开元、天宝之际；唐朝政府对使节所授官的大小，同使节个人的身份有更大的关系。如石国王长男授大将军（从三品上或以上），米国首领米忽汗授将军（从三品或四品、五品），而普通使者，仅为郎将或都尉（五品或以下）。此正所谓：“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辩其等位，以宾待之。”^⑩

2. 粟特人代表其他四夷民族入使。由于粟特人与周边其他民族关系密切，也常以这些民族使节身份出使唐朝，其中有：

姓名	来源	时间	所授官	材料来源
康思琮	突厥	开元十四年 (726)	将军	《册府元龟》卷 975, p. 11450
米旅 裴罗	突厥	开元十八年 (730)	折卫	《册府元龟》卷 975, p. 11453

姓名	来源	时间	所授官	材料来源
何羯达	突骑施	开元二十二年(734)	镇副	《册府元龟》卷 975, p. 11455
安宁	回纥	会昌六年(846)	云麾将军守左骁卫大将军	杜牧:《西川回鹘授骁卫大将军制》,《全唐文》卷 750, p. 7770
康移栈陀	回纥 ^①	开元十五年(727)	左领军卫将军	《册府元龟》卷 975, p. 11451
安延师	吐火罗	乾元元年(758)	左清道率	《册府元龟》卷 976, p. 11460

唐朝对这些来自粟特诸国或代表其他民族入华之使节授以官职,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羁縻政策,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不能算是唐朝政府之正式官员。但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也会久留中国,逐渐演变为唐朝政府中之正式成员。因此,这些被唐朝政府授官的使者,在授官之后,也有两种情况:

1. 放还蕃。从道理上来讲,作为使者,出使任务完成后应该回国复命。如上所列举之开元六年之石国、米国使者、开元十四年突厥使者康思琮、开元十六年之米国使者米忽汗、开元十八年之突厥使者米旅裴罗、开元十五年回纥首领康移栈陀和乾元元年吐火罗使者安延师等。

2. 滞留京师。滞留京师之各国使节,一种情况是被唐朝政府授官后留宿卫。所谓宿卫,乃四夷君主为示忠诚于唐室,乃遣送宗族子弟,或躬自入朝,宿卫丹墀。《新唐书·魏征传》载:

自是(贞观四年,630)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宿卫。^②

宿卫多是对入华四夷质子而言,但有时也有将来朝使节授官后留宿卫者,这实际上使者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已由使节变成了质子。从另一方面来讲,质子入朝,也多少带有点使节的性质

与任务，而充任使节者，有可能也为王室成员以至国王本人。使节留宿卫之事例，如上引开元二十二年突骑施首领何羯达，就被留宿卫。另一种情况是，使节或因道路阻滞，或因任务未完，或干脆因深慕唐风，而不欲归国。以至德宗贞元三年（787），因河西路绝，人马皆仰给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之各国使者凡四千人，并娶妻生子、置田买宅，胡客无一人愿归。唐朝政府为了节省度支岁出，授其“神策军散兵马使”或“押牙”之职^⑬。从而将他们正式吸纳入唐朝官吏队伍，使其长期居留京师合理化。文献中虽未明言这些使节是哪些人，但此后在神策军中出現许多粟特人高级将领，如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将军何文哲^⑭、左神策军正将康日华等^⑮，因而其中必然有来自粟特或代表其他四夷民族出使唐朝的粟特人^⑯。这一事件，对这些粟特人的汉化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反过来说，这一结果，也是在他们业已具备的一定汉化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的。

三、入质入仕

自古四夷称臣，往往纳子为质，或以示忠诚，或以取信任。唐代在贞观以后，国力鼎盛，逐步形成了以唐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缓和关系，即所谓“天可汗制度”^⑰。于是四夷纷纷以唐帝国为宗主，遣子为质，粟特诸国依然如此。其中最为典型者，当为米国人米突骑施。

据《唐米继芬墓志》载：

公讳继芬，字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王化，来于王庭，遐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四善在意，七德居心。信行为遐迩所称，德义实间里咸荷。风神磊落，度量宏深……永贞元年九月二

十一日终于醴泉里之私第，春秋九十二，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厝于长安县龙门乡龙首原，礼也。^⑮

此米突骑施，就是米国人质唐朝者。米继芬卒于永贞元年（805），时年九十二岁，可推知米突骑施入华为质当在武后、中宗、玄宗之盛唐时期。

除米突骑施之外，入质唐朝者，还有何文哲之先祖。

据《何文哲墓志》载：

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前祖以永徽初，款塞亲质，附于王庭。簪纓因盛于本朝，爵赏由光于中土。曾祖怀昌，皇中大夫守殿中少监赐紫金鱼袋，权兼六局，职被大朝。肴膳无废于供储，劳绩共多于修举。祖彦詮，皇正议大夫行丹州别驾上柱国。王祥屈居别乘，诸葛攸展良材。稽功尚袭于遗芳，积善果征于余庆。列考游仙，皇宝应元从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行灵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赠尚书右仆射。

如何文哲真为何国王五代孙，则入质者当为其高祖，即何国王丕之子，其当在盛唐时期由何国人质中国。

此外，石国也派有质子。吐火罗叶护那都泥利之弟仆罗，于神龙元年（705）入朝，留宿卫，他曾上书申诉鸿胪寺授官不当：

仆罗至此，为不解汉法，鸿胪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类流例，高下相悬，即奏拟授官……窃见石国、龟兹，并余小国王子首领等，入朝元无功效，并缘蕃望授三品将军。况仆罗身恃勒本蕃，位望与亲王一种，比类大小与诸国王子悬殊，却授仆罗四品中郎。但在蕃王子弟婆罗门瞿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等，皆数改转，位至诸卫将军。唯仆罗最是大蕃，去神龙元年蒙恩敕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至今经一十四年，久被沦屈，不蒙准例授职，不胜苦屈之甚。^⑯

乾陵所立石人像中，有石国王子石忽那，只载其为宿卫，并未记其所任具体官名^⑰，似也应为石国之入侍质子。四夷所派质子，

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一国派来多名，因此乾陵石人像任宿卫之石忽汗，极有可能就是前述吐火罗质子所讼授三品将军之石国质子。

对这些质子授官的大小，主要由鸿胪寺根据其国蕃望的大小和等级的高下来决定^②。这些质子，多为各国王子所充任，如米突骑施家族“代为君长”，何文哲之高祖为何国王丕之子，地位都较高，因此所授官也较高，如米突骑施授辅国大将军（正三品武散官）行左领军卫大将军（正三品）；石国质子也授三品将军；何文哲之高祖虽未详述官职，但从其曾祖任中大夫（从四品文散官）守殿中少监（从四品）来看，其高祖所授官也应为三品高官。

作为质子，当然也有可能归国，如开元十年，玄宗《放还诸蕃宿卫子弟诏》云：

今外蕃侍子，久在京国……宜命所司勘会诸蕃充质宿卫子弟等，量放归国。^③

但从米继芬、何文哲墓志来看，其中向慕华夏、久居中原而不愿归国者也有不少，这自然为唐朝社会的强大吸引力所然。此后这些粟特人及其后代，就逐渐汉化而日趋等同于唐朝政府之普通官吏。

四、技艺入仕

作为一个异域民族，其所具有的某些特殊技艺，自然为唐王朝所重视，而往往能得幸于人主，致置身显要。考索文献，以这一途径入仕唐朝者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以歌舞技艺入仕者。这一风气在北齐时最盛，以至“西域丑胡，龟兹杂技，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④至李唐，入华粟特人以歌舞技艺而仕进者，依然有之。如文献所载：“武德元年，上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可以说就是北齐“曹妙达为王，安马驹开府”之风气余续。这一现象，被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严厉批评，正如李纲上谏高祖时所云：“臣按周礼均工乐胥，不得参士伍，

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终身继代，不改其业。”而高祖并未采纳^②。可见这一风气，在唐初依然盛行。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李唐王朝初期的胡族传统。

武后时，又有安金藏，本在太常工籍，睿宗为皇嗣时，有诬为异谋者，武后诏来俊臣问状，左右畏惨楚，皆欲自诬。金藏引佩刀自剖，以明皇嗣不反，腹中肠出，眩而仆地。武后为之震惊，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遂停止迫害。睿宗景云（710—711）时，以此忠义，迁左武卫中郎将。玄宗时，擢右骁卫将军，又封代国公，卒后谥曰“忠”，配睿宗庙廷，赠兵部尚书^③。上引《安菩墓志》中也有安金藏之名，为安菩之子，则其为粟特人无疑。安金藏剖腹以明心之举，似与西域之幻术有某种联系。

据《朝野僉载》载：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袄神庙。每岁胡商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袄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袄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初。此盖西域之幻术也。^④

而安金藏本在太常工籍，更有可能具有这种技艺。

2. 以出身商贾，善于经营而得以入仕。至德中（756—757），有穆聿以别识图画，而得授金吾长史：

开元中，有商胡穆聿，别识图画，遂直集贤，告讦搜求，至德中白身授金吾长史，改名详。^⑤

穆聿事迹，除此所记外，再不见有文献记载，就其姓名及职业来推测，当为昭武九姓之穆国粟特人^⑥。

以商人身份入仕唐朝者除穆聿外，还有康谦。《新唐书·孙孝哲传》载：

有商胡康谦，天宝中为安南都护，附杨国忠，官将军。上元中，出家资佐山南驿驛，肃宗喜其济，许之，累试鸿胪卿。

婿在贼中，以告其叛，坐诛。^②

又《资治通鉴》肃宗上元二年（761）载：

（十一月）或告鸿胪卿康谦与史朝义通，……谦伏诛。^③

从康谦事迹来看，其为粟特人无疑。康谦天宝年为安南都护，被诛于上元二年，为唐官十余年，并官至鸿胪卿，为从三品高官。其如何为安南都护，原因文献虽未记载，但自安南都护至鸿胪卿之原因却很清楚，料想其跻身仕流，为方面重任，也当与其经商致富，屡输巨款以助国难有关。

3. 因精于营造而入仕进身。玄宗时期，有康僾素者，任将作大匠。《资治通鉴》载：

（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命将作大匠康僾素之东都毁明堂。僾素上言：毁之劳人，请去上层，卑于旧九十五尺，仍旧为乾元殿。从之。^④

据《唐六典》载，将作大匠职掌为：

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少匠贰焉。凡西京之大内、大明兴庆宫、东都之大内上阳宫、其内外郭、台殿楼阁并仗舍等苑内官亭、中书门下、左右羽林军、左右万骑仗、十二闲廐屋宇等，谓之内作。凡山陵及京都之太庙、郊社诸坛庙、京都诸城门、尚书、殿中、秘书、内侍省、御史台、九寺三监十六卫、诸街使、弩坊、温汤、东宫诸司、王府官舍屋宇、诸街桥道等，并谓之外作。凡有建造营葺、分功度用，皆以委焉。凡修理官庙，太常先择日以闻，然后兴作。^⑤

隋末唐初之何稠，也善于营造，曾与当时将作大匠宇文恺共同修造隋文帝之文献皇后山陵，隋炀帝伐高丽时，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而何稠二日而就。并制行殿及六合城，“其城周四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并于唐初，任将作

少匠^③。康偃素和何稠两位粟特人均担任此职，绝非巧合。可见粟特人善于营造，似有传统。因此也往往以此为仕进之阶。

4. 译语入仕。在唐王朝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就有必要在相应的机构设置专门的翻译人员，以沟通语言阻隔，这种专门的翻译，就称之为“译语人”。从史籍记载中，有许多入仕粟特人担任这一职务。

《资治通鉴》高宗永徽元年（650）十月条载：

监察御史杨武、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④

据《唐会要》“弹劾”条载，此译语人名史诃擔。

又李德裕《论译语人状》云：

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斡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未审可否。^⑤

固原发现史诃耽墓志也载：

武德九年（626），以公明敏六闲，别敕授左二监，奏课连最，简在屡闻，寻奉敕直中书省翻译朝会，禄赐一同京职。^⑥

以上之史诃擔、石佛庆、石诃耽，都为昭武九姓之粟特人。粟特人担任译语，与其自身所具备的语言优势有密切关系。有些学者已经指出，在中古时期的很长一个阶段，粟特语都是中亚地区共同的交际语言，特别在突厥和回鹘中，粟特语都有广泛长期的使用^⑦。除了中央政府外，边境重要城市自然也需要有专门的翻译人员，特别在西北地区，从吐鲁番出土大量文书中，也发现有大量粟特人担任地方政府译语人^⑧。由此可知，入华粟特人担任译语当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初盛唐时期一些人仕粟特人，虽不是以某种技艺为入仕门阶，但所担当使命与所从事职业与作为异域民族所具有的某些特殊优势也有密切的关系。此点突出地表现在入仕粟特人常被委以出使和迎使任务。这一现象在隋代就已出现，安万通墓志就载，其父安巡，隋任通义郎，“至北蕃，奉敕。”^⑩在唐代，特别是初盛唐时期，则表现的更为突出。其中有：

安修仁：贞观四年，颉利可汗使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太宗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等持节安附之。”^⑪

安元寿：贞观二十年为右领军中郎将，出使北蕃（铁勒）^⑫。

康处真：“太宗时，（吐谷浑）伏允遣使者入朝，未还，即寇鄯州。帝遣使者让，且诏伏允，以疾为辞，而为子求婚，验帝意。帝召子亲迎，亦称疾。有诏止婚，遣中郎将康处真临谕。”^⑬

安附国：太宗贞观四年，擢安附国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寻令与鸿胪丞谕旨于吐谷浑。”^⑭

何处罗拔：贞观时，“遣果毅何处罗拔等厚赍赐其国（罽宾），并抚慰天竺。”^⑮

康苏蜜：“（回鹘骨利干）既入朝，（太宗）诏遣云麾将军康苏蜜劳答，以其地为玄关州。”^⑯

安调遮：“（贞观）二十一年，（突厥车鼻）遣子沙钵罗特勒（勤）献方物，且请身入朝。帝遣云麾将军安调遮、右屯卫郎将韩华往迎之。”^⑰

安庆云：中唐时期，有摩尼师自回鹘入朝，“所令帝德将军安庆云供养师僧”^⑱。

出使与迎使，都是重要的外交活动，所选担当此任者，自然应对对方有一定的了解。文献所见入仕粟特人被多次委以此任，当与粟特人与这些民族历史上的密切联系有关。此外，从以上所罗列粟特人出使、迎使的方向来看，除何处罗拔外，均为回鹘、突厥、吐谷浑、铁勒等西北和北方民族，这些民族历史上同粟特都

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处于自粟特故土前往中原的交通沿线，在这些地区，在中古时期，粟特语成为中亚之通用语言，这与粟特人担任此职也有密切关系。在前述唐代以技艺入仕之粟特人中，就有不少“译语人”，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入仕粟特人之经常被委任以出使、迎使任务，很大原因就是借助其语言上的优势。同时可以看出，这一任职特点，多集中在初盛唐时期，这也是粟特民族异域性的重要标志。

此外，入仕粟特人还常见担任唐代外交机构鸿胪寺长官。在唐代入仕粟特人中，担任过鸿胪寺长官者，除前文所提及之康谦外，还有安庆绪^⑨、李抱玉^⑩、何文哲^⑪、安珍^⑫、石神福曾祖等^⑬。据《唐六典》载，鸿胪卿之职掌为：

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而供其职务，少卿为之贰。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辩其等位，以宾待之。凡二王之后，及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辩其嫡庶，详其可否，以上尚书。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⑭

鸿胪寺为唐代处理外交事务之主要机构，此六位粟特人均担当此职，绝非仅巧合而可解释之，当与其因粟特渊源而具有语言和民族上的优势密切相关。

此外，还有以医术入仕者康守商。《北梦琐言》载：“（宣宗女同昌公主）因有疾，汤药不效而殒，医官韩宗昭、康守商等数家皆族诛。”^⑮此条材料虽出自宣宗时期，但极有可能在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也有以此技艺而入仕者。

以上所列举之人物，只是当时入仕唐朝之入华粟特人中极少的一部分。唐代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除了以上所列举之几种特殊途径以外，通常之出身门荫、行武军功、科举进身等方式也有不少。但以上所列，都是相对于唐代社会较为特殊的几种形式。这几种形式，基本都集中出现在初盛唐时期，这在总体上也体现

了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作为异域民族的特点。此后，通过门荫、科举、军功等途径入仕者逐渐增多，就标志着入华粟特人异域民族特点的逐渐消失，而最终则完全融合于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

注：

①《资治通鉴》卷 193，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条，第 6078 页。

②康植为开元九年在六胡州缚康待宾，助唐平定六胡州之乱者。但六胡州本为安置突厥降人所设，此处亦以自突厥归附者而处理。

③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67—270 页。

④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年，第 246 页。

⑤护雅夫：《东突厥国家内部におけるソグド人》《古代十八国民族史研究》，山川出版社，东京，1967 年，第 61—93 页；E.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1952 Vol. 41, p. 317—356；程越：《粟特人在突厥与中原交往中的作用》，载《新疆大学学报》，1994—1；纪宗安：《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载《暨南学报》，1989—3；芮传明：《突厥第一王国时期粟特人对中西交通的贡献》，载《中亚研究资料》，1984—2 等。

⑥鲍坊：《杂感》，《全唐诗》卷 307，中华书局，1960 年，第 3475 页。

⑦《资治通鉴》卷 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条载：“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人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第 6253 页。

⑧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文史》第 31 辑，中华书局，1988 年，第 99—104 页）统计分别为 94 次、56 次，此后程越又补入四次（《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1，第 59 页注 1）。

⑨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第 103—105 页。

⑩《大唐六典》卷 18《鸿胪寺》，三秦出版社，1991 年，第 361 页。

⑪康移栈颉为瀚海大都督来朝。案：瀚海都督府是贞观二十一年于回纥部所置，隶安北都护府。见《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七下》，第 1122 页。

⑫《新唐书》卷 97《魏征传》，第 3870 页。

⑬《资治通鉴》卷 232，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三年条，第 7493 页。

⑭《新唐书》卷 207《马存亮传》，第 5871 页。

⑮白居易：《康日华赠坊州刺史制》，《白氏文集》卷32，《四部丛刊》本，初编第124册，商务印书馆，1926年。

⑯何永武：《唐代神策军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0页。

⑰罗香林：《唐代文化的新认识》，收入《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3页。

⑱阎文儒：《唐米继芬墓志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89—2，第154页。

⑲仆罗：《诉授官不当上书》，《全唐文》卷999，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55页。

⑳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研究》，《文物集刊》，第二集，1980年，第189—203页。

㉑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1页。

㉒玄宗：《放还诸蕃宿卫子弟诏》，《全唐文》卷26，第299页；另见《旧唐书》卷8《玄宗纪》，第183页；《册府元龟》卷996《外臣部·纳质》，第11694页。其中《全唐文》、《旧唐书》均为开元十年，而《册府》为开元二年。

㉓《北齐书》卷50《恩幸传》，第685页。

㉔《资治通鉴》卷186，唐纪2，高祖武德元年条，第5834页；另见《大唐新语》卷2《极谏第三》，中华书局，1984年，第18—19页。

㉕《新唐书》卷191《安金藏传》，第5506—5507页。

㉖《朝野僉载》卷3，中华书局，1979年，第63—64页。

㉗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2“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条自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18册，第812—297页。

㉘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17页。

㉙《新唐书》卷225上《孙孝哲传》，第6425页。

㉚《资治通鉴》卷222，唐纪三十八，肃宗上元二年条，第7117页。

㉛《资治通鉴》卷214，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条，第6831页。

㉜《大唐六典》卷23《将作监》，第421—422页。

㉝《隋书》卷68《何稠传》，第1597—1598页。

㉞《资治通鉴》卷199，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元年，第6272—6273页。

㉟《唐会要》卷61《弹劾》条，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67页。

㊱李德裕：《论译语人状》，《全唐文》卷701，第7198页。

③⑦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③⑧依不拉音·穆提依：《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3—71页；林梅村：《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概述》，《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37页。

③⑨李方：《唐西州的译语人》，载《文物》1994—2，第45—51页。

④⑩《唐骑都尉安万通墨书砖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

④⑪《通典》卷197《边防》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71页。

④⑫《唐会要》卷96《铁勒》条，第1725页；《安元寿墓志》对此也有记载：“后奉恩敕，遣公充使西域，册拜东罗可汗。”见《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12，第47页。

④⑬《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第6224—6225页。此事当发生于贞观八年，见《资治通鉴》卷194唐纪十，太宗贞观八年条，第6106页。

④⑭李致远：《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全唐文》卷435，第4435页。

④⑮《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第6241页。

④⑯《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第6144页。

④⑰《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第6041页。

④⑱白居易：《与回鹘可汗书》，《白氏长庆集》卷5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9册，第623页。

④⑲《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第6415页。

⑤⑩《资治通鉴》卷221，唐纪三十七，肃宗乾元二年条，第7075页。

⑤⑪《何文哲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一辑，1994年，第283页。

⑤⑫《唐故内五坊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试鸿胪卿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81页。

⑤⑬《大唐故成德军节度下左金吾卫大将军试殿中监石府君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第1991页。

⑤⑭《大唐六典》卷18《鸿胪寺》，第361页。

⑤⑮《北梦琐言》卷6《同昌公主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36—1040页。